



# 第一封情书

方晓蕾

转眼,我们就到紧张的初三了,初三下半学期,我突然开窍了,给阮茵写了一封情书,也许是肖老师的那些情书催化的。

小茵:  
我一直想给你写信,今天终于动笔了。你觉得可笑吗?我俩天天见面,我却故作深沉地给你写信。可是你知道吗?我是那样一个害羞的人,很多话面对你我却一句也讲不出来。说实话,虽然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但写信时我心里还是充满了胆怯。你能明白吗?每天面对你,我的心里充满了无限喜悦;每每听到别人说你是我的小媳妇,我真是幸福极了。虽然每天都能看到你,可我还是每天都在想着你。

你喜欢我吗?我相信你是的,正如我一样。小茵,我会努力的,和你一起走出去;和你一起看看外面的精彩。

你的小安

当时看来,中学生写这样的东西真是惊世骇俗。写完,我不敢给阮茵,怕她骂我是流氓,更害怕她交给学校。可是已经写了,不给她我又心有不甘,于是在回家的路上,我偷偷地把信夹进她的书里。

这以后的几天,我一直不敢看阮茵,连回家都躲着她。本来上初三后,男女生就不太说话了。她上初三后,和我一起回家的日子越来越少了,也拘谨了很多,总是垂眉低眼的。整个学校的男生都是这样的,男生流里流气,几乎所有的女生都成了淑女,不和男生说话。只有像张晓霞那样个别的女生才敢和男生、男老师说笑。这样的女生是最受欢迎的,虽然男生女生都装不不屑于和张晓霞为伍的样子,可是几乎所有的人在心里都渴望那样。

阮茵一直没有反应,偶尔在路上遇到了,也不说话。我几次话都溜到嘴边了,但最后还是咽回肚子里去了。一直到毕业,中考过了,我都没有问阮茵。

嘿,要说我给别人送情书,并不是只有阮茵这一次。我还替我的小妹送过情书,当时并不知道那是情书,那还是我小学三年级的事了。

小妹中学毕业后,没有机会考大学,那时的大学全靠推荐。小妹漂亮,她毕业后有不少人上门提亲,都是偷偷摸摸的。有一个人大方大方来提亲,那就是当时任狮子口区委书记的任不德。他给他老家的侄儿提亲,他开的条件是:若小妹嫁到商县去,嫁给他那老家的侄儿,姑姑马上就会被推荐去上大学。为了表示诚意,他还先安排小妹在梅子岭当赤脚医生。

全家人都是反对这门亲事的,但小妹犹豫了。她是多么渴望有一个工作啊,也是特别希望上学的。她不顾全家的反对,自作主张地同意了。不久,小妹就当上了赤脚医生。再不久,任不德的侄儿从商县来到了狮子口,和小妹相亲。他自然一相就中,可小妹好像不大乐意。小伙子看起来憨厚厚实的,就是说话结巴。奶奶觉得得

蛮好的,小妹嫁过去至少不用吃苦,何况还把小妹的工作解决了,与这些相比,结巴算什么?

只有我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小妹是有暗恋对象的,他是广播站的张大奎。情书就是小妹给张大奎写的。在那个年代,少女对爱情是有浪漫期待的,小妹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婚姻能改变命运,一方面又期待婚姻有浪漫的爱情,这个对象就是广播站的张大奎。

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报纸很少,所有的消息都是通过广播传进每个人的耳朵。广播站一般人根本进不去。狮子口广播站有两个职工,张大奎是站长,这个标致的小伙子来自县城,是个高中毕业生。

我其实是一点都不懂事的,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小孩能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小妹要我给张大奎送纸条,我甚至偷偷看了纸条的内容。第一次送纸条是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那时也没有家庭作业一说,放学后正玩着,看见小妹来了。

“小妹,你怎么没上坡?”我问。早晨听到队里的大喇叭高声喊妇女今天去阳坡给黄豆地薅草的。

“放工了。”小妹在河岸边洗手边回答我。洗完手,她顺便把我的书包也拎回去了。我知道她回去做饭去了,等一会儿会喊我吃饭的。可是,没一会儿小妹又来了,换了一件花褂子,是平时很少穿的新衣服。

“小妹,你干嘛去,怎么不做饭?”我在和阮茵捉迷藏,阮茵藏着,我找了好半天也没找到,懒得找了,正坐在石头上歇着,见小妹又来了,就喊她。“你是不是去见任结巴?”我问她。我知道从商县来的那个说话结巴的人,在他叔那儿住着,等着小妹的回报。他说话结结巴巴的,我就喊他任结巴。

“去去,小孩管大人的事干嘛。”  
“你小妹去相女婿呀!”阮茵在那棵空了心的大柳树枝丫上笑。噢,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小妮子会藏在那儿。

“再送,撕嘴!”小妹气呼呼地说。阮茵从柳树上“哧溜”一下溜了下来,飞快地跑回家了。

“来,小安,小妹给你一个点心。”她招呼我。

“小妹哪来的点心?是不是那天任结巴来时带的?”

“点心还塞不住你的嘴?”  
“小妹,你是不是又让我送纸条啊?”她过去让我送过几次纸条给张大奎,每次都给我好处,不是两粒糖,就是饼干。

“小安,你去看一下张站长在站上没?”  
“在啊。”

小妹眼睛一亮,问:“真的?你怎么晓得的?”  
“我刚看到了嘛。姑,你是不是要我给他带东西?”我眼巴巴地看着姑姑的手上。她知道我在等她再给我一个点心。

“馋鬼!没有点心了。”听她这么说,我失望地甩着书包,转身准备往回走。

“小安,别急,我给你把书包拿回去,你去把这个悄悄给张大奎。”  
小妹说着递给我一个叠成蝴蝶形状的纸条。我没接。

“不去!”  
我说不去是假的,想看能不能再诈一个点心出来。

“你不去以后就别再想吃点心了,糖你也别想吃了。”

听她这样说,我扭头看她另一只手上果然有两颗水果糖,这才故作无奈的样子说:“去就去嘛!”我飞快穿过水果糖和纸条,一溜烟往河边的简易桥上跑去。小妹在后面喊:“记住,悄悄给他!”我哪里顾得上答她的话?一边跑一边剥糖纸,一口就把水果糖塞进嘴里了。

但是过河后,我只顾吃糖,把小妹的事忘了。也不全怪那糖,要怪就怪小叔。刚过河,我就遇到小叔了。他在上河修狮子口大桥,每天起早贪黑的,根本见不到他人影。他看到了我,喊我:“小安,走,回去吃牛肉去。”

“牛肉?哪来的牛肉?”我以为小叔骗我的。

他摇了摇手上的一个瓷瓷缸子:“你不信?你不信就别回去了。”听他这样说,我便不跑了,也忘了嘴里的糖了,就跑到小叔的身边,要看他手里瓷瓷缸里是什么东西。他举得高高的,不让

我看,我只好跳起来看,可缸子被盖子盖着,我跳起来也看不到。

我求他:“让我看看嘛。”小叔这才放下手来,揭开缸盖子,果然是牛肉,还是炒熟了的。盖子刚揭开,一股香气扑面而来。

“信了吧?回不回?”  
“回,回!小叔,你不是在修桥吗?哪来的牛肉?”

我和小叔边走边过了河,我忘了小妹交给我的使命了,跟小叔回家了。

直到第二天早晨上学后,我才发现口袋里的纸条,心想:坏事!可我又不知怎么对小姑说。想了半天,最后确定还是不能对小姑说,决定悄悄把纸条扔了。上厕所的时候,我偷偷地把纸条打开了,见上面写着:“老时间老地方见!”我也不明白啥意思,心想这几个字嘛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几下撕碎,扔到学校的厕所里去了。

这事我一直不敢对小姑说,后来的几天我见了小姑就躲,再后来想说也没机会了。好像是几天以后吧,小姑就跟着任结巴去了商县,父亲陪着去的。去了有十几天吧,回来后,小姑就一直闷闷不乐。但那时,奶奶就在给她准备新衣服新被子。我知道小妹要出嫁了。

这之间,任结巴又来了一次,正式认亲。背了一些彩礼,当然有好多点和水果糖,可我没有一点吃的欲望了,心里老是一个疙瘩,觉得对不起小姑。又过了几天,小妹在梅子岭村当了赤脚医生,她明显快乐多了。这中间,任结巴来催了两次,说是要和小姑结婚,但都被小姑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推后。

过年的时候,任结巴又来了,说:“不结婚他就不走了。”小姑发脾气,也说:“我不走就不结婚了。”两个人吵架了,最后小姑答应过了正月就结婚。任结巴连忙找人看了日子,定在二月初二。勉强得到小姑点头后,他喜滋滋地回商县准备婚礼去了。

过年的时候,我和小叔没有到狮子口。小叔也老大不小了,一直找不到老婆,自己已倒无所谓,可爷爷奶奶着急,别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在上百里外的属于安康境内的大山里。三十晚上

## 来自北京的信息

王庭德

残疾的身躯开始了艰难的跋涉。我到附近的山坡上挖药材、砍柴,每一次弯腰都在与自己的极限进行一场激烈的较量,全身力气被一点点耗尽;每一步蹒跚前行,像是在和命运进行一场无声却异常激烈的拔河比赛。可是,我从没有喊过苦,我深知,这些苦难是我走向未来的垫脚石,是我走向光明的必经之路。

凭借着自己的不懈努力,加上社会各界伸出的援手,2000年,我顺利初中毕业。此后,我做过洗碗工,在热气腾腾的厨房里,双手被泡得发白,汗水湿透了后背;当过卖报郎,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烈日炎炎,我都穿梭在街头巷尾;后来用手中的笔记录乡村的发展变迁。那些年,生活就像一场看不到尽头的马拉松,可我从未停下奔跑的脚步。

后来,在省市慈善协会的帮助下,我学会了电脑。2015年,我有幸成为安康市图书馆的临聘人员,走进那弥漫着墨香的大门,我感觉就像一条游进了大海的鱼,开启了一段新的逐梦之旅。在这里,我与书为伴,与文字共舞。

我把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对命运的抗争以及对未来的憧憬,都倾注到了一篇篇文章之中,我也收获了许多荣誉:中国好人、第四届安康市道德模范、安康市自强不息好青年,我还被省作协、省残联评为陕西残疾人优秀作家。我出版了诗集《心灵的灯盏》,《这个世界无须仰视》更是我的心血结晶。

年夜饭一吃,爷爷奶奶就催他给未来的丈人、丈母拜年,他就在三十晚上带着我出发了。

小姑是在正月初五走的,说是出去看看几个堂姐。小姑这一去就再也未回来,在山上结婚生子生活下去了。小姑再次回到狮子口已经是几年后奶奶去世的那一年,夏天回来的,我刚好考完了中考。

小姑这次回来,我告诉她我没有送出纸条的事。小姑听了,半天不语,最后说:“小安,姑不怪你。”

我根本没仔细听小姑的话,我在琢磨我自己的事呢。我在想一定要在出去上学前问问阮茵,她是什么意思。我知道自己这次一定考上了学,根据平时学习的情况,我想阮茵也一定会考上的。

果然,到这年的7月23日,中考成绩出来了,480分的总成绩,我考了467,全县第三名;阮茵464,全县第8名。我俩肯定考上了。紧接着是填报志愿,阮茵一直向往当一名“白衣天使”,所以她毫不犹豫地报了省卫校。我想离阮茵近一些,就报了西安的一家航空学校,五年制的大专。当时班主任肖琪玮还有宋校长都不让我报这个学校,说这个学校在镇安县只招收三名学生,虽然我是全县第三名,但不一定能录取。

他们当然有经验,我果然吃亏了。8月26号以后,达仁中学上的十一个人,十个人的通知书都来了,我的没来。阮茵的通知是第一个来的。一直到9月1号,阮茵都收拾好行李准备走了,我的通知还没有来。

阮茵是9月2号早晨走的。阮茵走的时候,我去送了。汽车就停在学校的操场上。我本来是远远地看着她,可她还是看到了我。我想她是一定知道我会送她的,否则她怎么会在那朦胧的早晨里一眼就认出了在学校操场外边柳树下靠着的我呢?她本来已经上车了,趴在车窗上和她的阮婆说话,但她看向柳树下我模糊的影子后,就窜下车,快速地跑到我的身边,塞给我一个纸条,说:“我走了,你再看。别灰心,我在西安等着你。”说完,她又跑到车上去了。

一直到车走远了,我还靠在柳树上,心里也不知是啥滋味。阮婆一家人往回走,见我灰溜溜地靠在柳树上,就说:“小安也来了啊,别想那么多,上高中也好嘛。”她已经没有过去的热情了,再也不喊我孙女女婿了。

我苦笑了一下,看他们从阶梯下河,踏着跳石,迈上了圆木搭成的桥,欢快地过了河。这时天已经大亮了。我也灰灰地往回走,边走边打开了阮茵给我的纸条,她那秀气的字一下子展现在我的眼前了:

小安子,考前你给我的信我一直珍藏着,我相信你说的话,我们一起去看看外面的精彩。我等着你的小媳妇。

天已经大亮了,可我的视野渐渐变得模糊。

## 灵秀蜡烛山

王仁康

居南瞩北,迳光向阳。情牵心系,福地一方。



吴开朋 作



岚皋肖家坝 吴开朋 作

终于收到白岩松老师为我的自传体纪实文学《这个世界无须仰视》所写的推荐语时,激动的情绪如汹涌的潮水奔涌。

我生于旬阳市的一个小村落,那是一个被大山层层环抱的世界,命运的阴影自生命伊始便悄然笼罩,重度残疾犹如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无情地将我纠缠。我仅有1.16米的身高,双腿像是被恶魔摆弄过,肌无力使它们严重弯曲、错位、变形,每迈出一小步,都很艰难。

幼年时,父母离世,我一夜之间成为孤苦伶仃的孩子,在这世间孤独地挣扎。然而,我心中有一团炽热的火焰,那是对生的强烈渴望,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它燃烧得如此旺盛,炽热得让我根本无法向命运低头屈服。

我曾站在教室的窗台下,如同一只迷失方向的孤雁,眼巴巴地望着教室里的一切。课堂上,老师那清脆的讲课声宛如灵动的音符,在空气中跳跃;同学们朗朗的读书声,似潺潺的溪流,汇聚成知识的乐章。风声、雨声混合着读书声,在我耳中奏响的是世间最动听的交响乐。

1991年9月,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怀着忐忑与期待,颤抖着走进了梦寐以求的一年级教室。阳光轻柔地洒在我身上,那股温暖仿若丝线,直直地钻进心底,我的眼眶湿润了,那一刻,我清晰地知道,梦想的曙光已然穿透了黑暗。

为了获取简单的学习用品,小小的我拖着

## 趣说平利话

王健春

意浓,有的方言,普通话也替代不了。

说起平利话尤以八仙方言最有特色,听当地人讲话,简直就是享受,男人说起话来,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女人则轻声细语,拐着弯儿,像唱歌一样。过去人常说:过了龙须垭(洛河镇与八仙镇交界处),开口三个“哒”,即“客哒”“来哒”“沏哒”。“客”是去的意思,“哪里客哒”即是问哪里去了,“客哒没得”就是问去了没有,“来哒”即来了,“沏哒”是吃了的意思,如你问吃了没有?答曰“沏哒”,即是吃过了。“哒”是语气词,相当于“了”。

八仙镇山大石多,老早交通闭塞,城里人看见八仙人总喜欢嘲弄,学人家说话,憨厚豁达的八仙人从不计较这些,总报以爽朗的笑。

别看城关镇好多人的“平普话”还夹杂外语,但不出三句照样会蹦出怎么甩都甩不掉的方言来,有曲艺爱好者以相声的方式调侃,摘录一段请诸位在笑声中回味:

甲:学平利话,其实不难,只要学会三句就可以了。

乙:哪三句?  
甲:听好啦,就这三句——哈聊哇、老门儿的、报儿。

乙:哈聊哇,老门儿的,报儿,都是什么意思啊?  
甲:“哈聊哇”是惊讶的意思。

甲:我给你学学,哈聊哇,平利好美哟,是中国最美乡村!(平利方言)

乙:“老门儿的”是什么意思?  
甲:“老门儿的”是怀疑或肯定的意思。哈聊哇,平利好美哟,是中国最美乡村!老门儿的啊?老门儿的!(平利方言)

乙:哈聊哇,原来“老门儿的”是这个意思啊,那“报儿”什么意思呀?  
甲:“报儿”就是给你指方向、地点或某个人。

乙:噢,明白了。哎,老集镇锦屏社区在哪儿?  
甲:报儿——  
乙:蒋家坪凤凰茶山在哪儿?  
甲:报儿——

乙:茶山陆羽雕像在哪儿?  
甲:报儿——哎,打住,别问了,你要问的景点都在这旅游图上。

平利方言有很多,有的一字之差,却天壤之别,如:“不咋样”是“不好”的意思,“不咋地”却是“好”的意思。

外地游客学平利话,其实不难,不过,还是身临其境的好,架势(开始)可要过细(留心),平利有的人学了人家的普通话,还跌鬼儿(故意)捉弄来客。作为东道主的平利人待人可要直敞(诚心),多教些儿娃子、女娃子喜欢听的文明方言。

